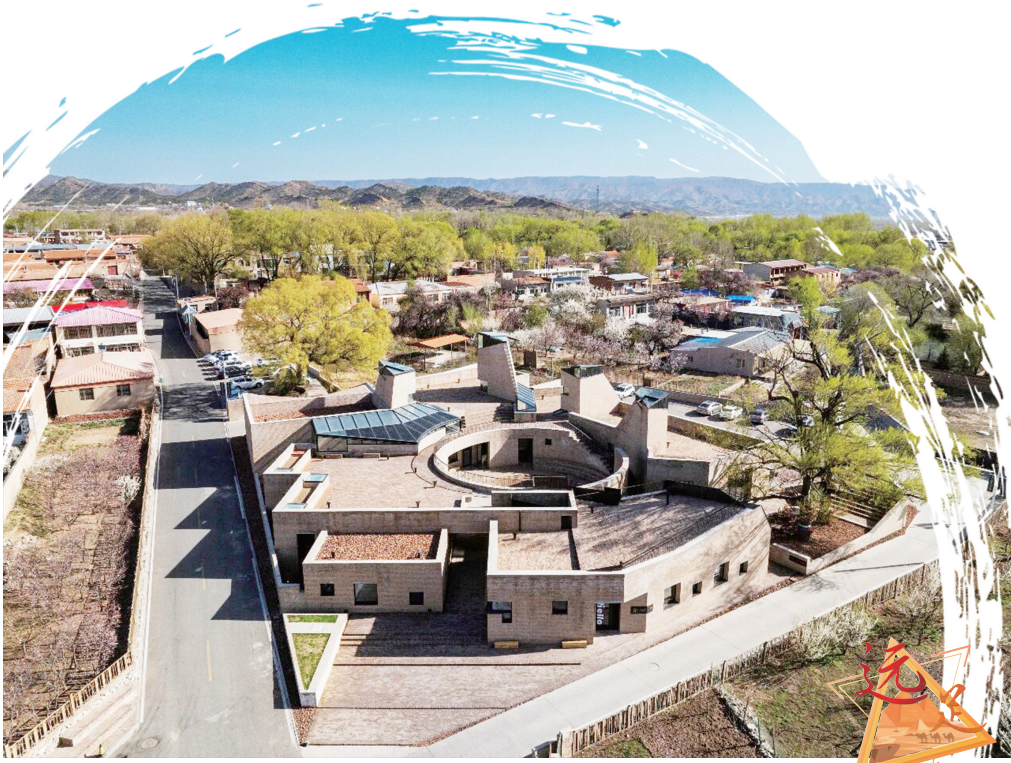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西乌素图焕新



■康志华

大青山南麓的山坡上，连片的杏树在风中摇曳，这是西乌素图村葱葱郁郁的时节。古时，这里便有“杏坞番红”的美誉，被列为归化城老八景之一。200多年来，满山杏树见证了西乌素图村的沉浮起落，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

如何在时代变迁中，将沉寂的古村落唤醒。

数百年前，先民们逐水草而来，定居于此，发现这片土地三面环山，土壤、水质与气候格外偏爱杏树，于是在房前屋后、山坡沟谷，种下一株株希望。此后的长久岁月里，从明万历年间建村开始，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息，杏树也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。年年岁岁，春风一吹，

满山浅粉的杏花便如烟似雾，将整个村落笼罩在梦境之中。

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，这片芬芳的杏林却一直鲜为人知，外界的喧嚣似乎与它无关。最直接的隔绝，就是路。对老一代种植户来说，交通不便曾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。早些时候，村路崎岖、四面不通，每逢杏子成熟的季节，乡亲们都得起早贪黑，蹬着三轮车，沿着颠簸的山路去城市边缘的路边，摆上简陋的小摊售卖。杏子运不出去，更卖不上价，看着枝头沉甸甸的果实，村民们的心越发沉重。

改变，也从路开始。

随着国家对乡村发展加大投入，一条条崭新的道路开始像脉络一样，向这片沉睡的土地延伸。生态路建成通车，并向西一路伸展，直抵西乌素图村，将市区与沿山各村的旅游通道彻底打通。随后，东西贯通，古建筑遗存——乌素图召门前也铺上了平整的公路。从此以后，游客的大巴和私家车可以轻轻松松开进山谷，来采摘的游客不再稀罕路边摊的杏果，他们更愿意走进杏园，亲手触摸枝头的青翠，村民们再也不必为运输而发愁。

路通了，人流来了，整个西乌素图村也跟着活泛了起来，山上的农家乐、采摘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有人依托自家杏园开起农家乐，年增收10多万元。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嗅到家乡的商机，纷纷踏上归途。“95后”的年轻人结伴返乡，在自家杏林边建起露营地，小溪流水、木栈道与古朴的杏林相映成趣，成为年轻人蜂拥而至的网红打卡地。曾经闭塞沉寂的山村，终于热闹起来。

路修好了，村里人也懂得，日子想要长久红

火起来，就不能走竭泽而渔的老路。在这片绿水青山的馈赠面前，西乌素图村选择了绿色、可持续的发展方式，这首先体现在对古杏树的保护上。现在，村里有千余亩杏园，不同品种的杏树上万株。漫步杏园，随处可见树龄超过50年的老杏树，更有多株百年古树默默挺立。为了守护这些珍贵资源，西乌素图村携手国内院校，建立工作站，用最科学的办法为古树防治病虫害，补充营养。

依托这些绿色资源，西乌素图村每年会举办盛大的“杏花节”，打造出“农业+文化+旅游”的全新产业链。渐渐地，“乌素图”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传播开来，游客们纷至沓来，昔日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当起了生态庄园的“掌柜”，换了一种全新的活法，继续守护着这片祖辈辈耕耘的土地。

前两年，村民中心“回空间”迅速走红，西乌素图村有了新名字——艺术村。绿色的土地、朴实的人民，本就是艺术创作最偏爱的素材，所以这片土地其实早就有艺术的根芽。

漫步西乌素图村，最令人震撼的便是那座“回空间”村民中心——紧依大青山的一片坡地，没有炫目的造型，没有昂贵的建材，却与周边的山林、村落浑然一体。这座建筑落成时便成为村民日常相聚的场所，也成为城市居民争相打卡的景观。

置身高处放眼望去，如今的西乌素图村既古朴又年轻，每天迎接八方游客，这些矗立山坡的老杏树应该记得，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，闲置的老屋变成了画室和咖啡馆，大青山脚下的这片土地上，艺术与乡土交织出新的生机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■何俊怡

周末回家，帮母亲上楼取东西时，发现一个熟悉的大盆，静静靠在墙角，盆缘爬满了蜘蛛网。我仔细端详，那盆边已经磨得发亮，边角微微磕碰出细小的凹痕，还是记忆里那副模样。

一瞬间，时光仿佛猛地往后倒退，将我拉回儿时的暑假。农村的童年时光，有数不清的乐趣，而夏天晒水，便是最难忘的记忆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，很少有人家装热水器，热水澡只能通过烧水来解决。但那时候的长辈们向来节俭，舍不得随意用家里的柴草烧热水，用电更是能省则省。若是天天专门烧热水洗澡，既费柴费电，冬天洗澡不得不烧热水，但在夏天，村里人摸索出了一个省时省力又省电的好办法——趁正午太阳最晒时，往大盆里盛满井水，搁在院里日照最足的空地上，静静晒上大半天。靠阳光的热量把凉水慢慢焐热，到了傍晚，井水也能晒成温水。

每天上午太阳正烈时，暑气蒸腾，整个村庄都笼罩在热浪里，家家户户便将家里的大小水盆齐齐排开，顶着烈日，从井里打上清凉的井水，注入一个个大盆里。

虽说广东雨水充沛，少有大旱的景况，但乡村人家依旧惜水如金。井水来之不易，是大自然的馈赠，大家从不随意挥霍。



## 一盆暖阳

染夏色

我小时候就曾因贪玩，做过一件记忆犹新的小错事。

记得那天午后，我围着晒水的大盆晃悠，母亲告诫我不得伸手乱拨水，更不能围着盆边追逐打闹，她说井水来之不易，晒上大半天才升到合适的温度，浪费可惜。我没把叮嘱放心上，得意洋洋走了两圈后，突然脚下一滑，一个踉跄栽进大盆里，大半盆晒得温热的水哗啦啦洒出了盆外。

我慌忙地爬起来，全身湿漉漉，看着满盆水瞬间只剩一点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一是掉进水里被吓到了，二是怕被母亲数落。母亲见状，立刻过来拉起我，督促我回屋换衣服，自己看着晒好的水白白浪费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再看到我惶恐的样子，也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

那天已是傍晚，太阳开始西斜，暑气逐渐消退，可母亲还是坚持重新晒水，她一声不吭地打水，往盆里注满水，到了太阳落山，那盆水始终没能晒到往日那般温热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让我们姐弟用其他盆里晒好的水洗了澡，自己用了那盆没晒热的水。那个晚上，我怀着愧疚的心情入睡，梦里一直萦绕着母亲晒水的样子。

后来，日子一年比一年好，村里家家户户陆续装上了热水器，只要拧开水龙头便有冷热水，暑假晒水的村民越来越少了。渐渐地，天井旁排满水盆的热闹景象，慢慢淡出了视线，老旧的大盆大多闲置在墙角，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

回想当年的村里，家家户户晒水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藏着老一辈最实在的生活道理——顺着时节过日子，懂得惜物，守着简朴，不铺张、不贪心。

如今的年轻人早已不知道还有晒水洗澡这回事，而像我一样的“70后”“80后”，偶尔还会想起童年乡村的盛夏，还能清晰记得一盆阳光温水的暖意，记得老一辈勤俭惜物、顺势过日子的朴素本心。

一盆暖阳染夏色，染透的是生活本来的温度。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■王耀

出城往东走20里，地势变得平坦了。高楼渐渐矮下去，田地缓缓铺开，温热的空气被泥土和青苗散发出的清新气息所取代。这时候，田野间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麦子了。

这里的麦田很大，一望无际，铺到天边。小麦的颜色已经变绿，不是春天那种嫩绿，是一种饱满的、沉甸甸的青色。阳光照射在上面，发出耀眼的绿色光芒。风吹过时，麦田也跟着动起来，麦穗齐刷刷倒向一边，又慢慢摇回来，一层一层，像湖面的波纹，从近处一直推到天边，与蓝天相连。蓝得浅而亮，绿得深而厚，在远方融成一条线。

田埂上坐着一位老人，抽着旱烟，眯眼看着自家的麦地。老人姓李，今年68岁，种地快50年。他指着麦田说：“正灌浆呢，再过不久就可以收割了。”他说完随即掐下一个麦穗，在手里搓了几下，吹掉麦壳后露出绿色的麦粒，嫩得一掐就有汁水流出，随后顺手递给我几粒，我嚼了嚼，有股清甜的生

味。他又掐了一穗慢慢搓着，说灌浆时最怕大风大雨，麦子一倒伏就白忙活一年。

沿着田埂往前走，麦子长到齐腰高，叶片边缘有细小的绒毛。麦穗已全部抽出来了，一根根直立着，麦芒如同细针一般。麦田里有一些野牵牛花，藤蔓缠绕在麦秆上，开出几朵紫色小花。

老李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，领着我往麦田里走，不时弯腰把混在麦田中的杂草拔掉。他拔得十分准确，手一伸就知道哪棵是草，拔出来就随手扔到田埂上。他的手很粗糙，手指也很粗大，但拔草的时候却非常灵活。

太阳升高了，麦田里的热气也升起来了。风稍微大了一些，麦浪也翻得更汹涌了，一浪接着一浪。绿浪翻起来时，麦穗一起倒下，露出银白色的叶背，再翻回来，又是一片青绿。远远看去，真像碧绿的湖水起了波澜，蓝天也在绿波中荡漾。麦浪翻作碧云天，并不是天在翻，而是麦浪在翻，

翻着翻着，把自己的天空换成了新的。

快到中午时，老李要回家吃饭。他提着田埂边上的竹篮子，里面有一壶水、两个馒头。走了一小段，他又回头指着那片麦田说：“再过1个月你来看看，那时候青色就全变成黄色了。”说完后沿着田埂慢慢走去，身影渐渐变小，最终消失在麦浪中。

我在田边又站了许久，风还在吹，麦浪还在翻滚。麦农们这一生，和这片麦田一样，青的时候就青着，黄的时候就黄着，风一吹就弯下腰来，他们看似没有做多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只是每年种一次、收一次，但是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劳作，让土地有了温度，让粮食也有了分量。当麦子灌浆时，人也在灌浆——用汗水、光阴以及那份对土地深深的爱。

麦浪翻涌而起，碧云接天之时，便是麦农们最好的时节。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■陈松

厨房的抽油烟机轰隆隆响起来时，我就知道父亲又在“加菜”了。这台用了10多年的机器，每次启动都像拖拉机过境，震得窗台上的绿萝叶子直打颤。母亲总说要换，父亲却摆摆手：“还能转，省下的钱买肉吃。”这话听着像笑话，可他每次买菜回来，塑料袋里总多出几样我们没点名的食材。

有一天的晚饭尤其典型。母亲照例做了清炒菠菜、番茄蛋汤，刚把电饭煲插头拔了，父亲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推门进来，他额角沾着点面粉，围裙带子歪在腰侧，活像刚从菜市场打完架回来。“路过水产摊，看见鲫鱼新鲜。”他一边解袋子一边嘟囔，手里的鱼扑腾着溅了我一脚水。母亲抱怨了两句，还是接过鱼进了厨房。

10分钟后，煎鱼的焦香混着葱姜味飘出来。父亲坐在餐桌旁，用筷子敲着碗沿打节拍，脚尖跟着手机里的黄梅戏轻轻点地。我瞥见他指甲缝里还嵌着点鱼鳞，想起上周他也是这样，买了只老母鸡非要自



## 父亲“加菜”

己拾掇，结果弄得满厨房鸡毛，最后还是母亲收拾的“烂摊子”。

“尝尝这个。”父亲把鱼肚子上最嫩的一块肉夹进我碗里，自己却只夹了根鱼刺慢慢吮。灯光下，他鬓角的白发好像又多了一些，像不小心沾上的面粉。母亲把番茄蛋汤往他面前推了推：“你也吃，别光顾着孩子。”父亲嘿嘿一笑，舀了勺汤吹了又吹，才放心地喝下去。

这样的晚饭时光，其实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，没有推心置腹的长谈，没有感人

肺腑的告白，只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声，和父亲永远“多此一举”的“加菜”。可正是这些琐碎的瞬间，像老式挂钟的钟摆，不紧不慢摇晃着，把日子过得有了温度。

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楼下的路灯次第亮起，照得餐桌上的瓷碗泛着暖光。父亲又开始念叨明天要买什么菜，母亲边收拾碗筷边纠正他的记性，我低头细嚼慢咽着饭菜，突然觉得这平凡的烟火气，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让人踏实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